记者 | 程大发

编辑 | 刘海川

2020年9月，对瑞丽来说是一个转折点，很多转变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人们总是会说“疫情之前”或者说“封城之后”。

当地人说，疫情之前，瑞丽遍地黄金，“生意很好做”。证据之一，是这个云南边陲小城玉石交易市场外的豪车，不同型号的保时捷、路虎、法拉利经常出现。仅2019年，瑞丽就接待672多万游客，成为当年全国旅游的百强县市之一。

多次封城之后，游客没了，做生意的外地人也走了。1年之内，瑞丽在全员核酸检测中统计的人口减少了一半。曾经的不夜之城“姐告口岸”，天还没黑就空了。

最后一次解封

在云南的西南边陲，瑞丽再一次解封。过去3年里，这座边境小城经历过10多次的封城、解封、再封城……如是往复。

但这一次，人们相信是真的结束了。

2022年12月7日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》，其中提到，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，不再开展落地检。随后，瑞丽宣布自12月8日0时起，出入瑞丽取消查验核酸及行程码，不再查验网格认领及离瑞审批。

当晚，一位瑞丽居民骑着摩托车来到瑞丽高速路口，在跟收费站工作人员确认可以出城后，守在这里。一过零点，他就一路西行，来到大理看日出。

他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记录了这段疯狂的释放之旅。尽管冷、疲倦；尽管他看完日出还得再骑行400公里、赶在晚上7点前回瑞丽上班，但他依旧全程兴奋，因为他看到了“新生活的曙光”，他相信生活将迎来“一个全新的开始”。

12月9日，瑞丽市最大的弄莫湖公园举行无人机灯光秀，上千架无人机在瑞丽上空摆出“我在瑞丽等你”等字样。狂欢持续了两天，庆祝的人群将公园的3个出入口堵得水泄不通，网约车司机陈林在人流中一边缓慢挪车，一边感慨：“两年了，还是第一次堵车。”

瑞丽弄莫湖公园俯拍。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

比起武汉，瑞丽居民对疫情的感知要来得晚一些。2020年9月，因两名缅甸偷渡者携带新冠病毒入境，导致瑞丽多人被确诊，当地人经历了疫情发生以来的首次封城。2021年3月，瑞丽再次发生境外输入疫情，通往缅甸的瑞丽口岸被关闭，两年里，封城在这个边境小城发生了10多次。

反复的封城后，一些人"逃离"了瑞丽。根据媒体报道，2021年4月，瑞丽市参与全员核酸检测的人数是38万，到了2022年4月，这个数字变成了19万，减少一半。这次解封后，一位在公安系统工作的乘客又告诉陈林，最近每天都有3000左右的人回到瑞丽。

12月10日，芒市司机康帅带着妻子来到瑞丽，办贷款、交定金，买了一套单元房。康帅了解过，疫情2年多，芒市的房价普遍从每平方米均价7000元掉到了均价4000元。他劝界面新闻记者：“值得投资，现在正是入手的好时候！”他相信瑞丽作为重要的贸易口岸，经济一定会在解封后回弹，房价也会随之恢复，甚至涨得更高。

这是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。留在瑞丽的人们相信，春节过后，人都会回来，瑞丽的经济也会好起来。

曾经不夜城

陈林记得，疫情以前，瑞丽是一个夜生活很丰富的城市。

陈林是跑“瑞丽-芒市”专线的司机。瑞丽没有交通枢纽，外地来往瑞丽，最便捷的交通方式是到州府芒市坐飞机。疫情前，陈林每天生意最好的时候是从晚上7点到凌晨4点，离开的和到来的人都多。

姐告边境贸易区是大多数夜行者的终点，也是夜晚最繁华的地方。2000年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姐告成为中国第一个实行“境内关外”特殊海关模式监管模式的边贸特区。连通姐告口岸与瑞丽城区的姐告大桥中心线为海关关境线，海关则后设于大桥西侧。

姐告大桥和远处的姐告口岸。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

而从缅甸进入姐告边境贸易区的货物和物品免关税，海关不实行监管。据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官方数据，姐告口岸作为中缅边境贸易的重要贸易关口，每天至少有400-600辆货车进出。

52岁的百华曾是货车司机中的一员。2010年，他成为挂车司机，在瑞丽与缅甸之间运送玉米、甘蔗、大米等农作物。起点到终点之间只有10多公里，百华每天至少往返两趟。他记得，瑞丽大桥西行的道路永远是堵的，即使是深夜，姐告大桥上也排满了大货车、小汽车在等待通关。

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，2019-2020财年，中缅通过边境和海运的贸易总额达120亿美元。其中，大量的缅甸农产品通过姐告口岸进入中国。

这座边境小城的繁华，另一部分来自于珠宝贸易。据海关统计数据，缅甸年产2万吨的玉石毛料中，约有6000吨流入中国，其中通过瑞丽口岸进入的就有4000吨。作为玉石毛料进入中国的首站，“姐告玉城”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最大、最成熟的玉石毛料交易市场。

缅甸人王菊11岁时跟随妈妈来到瑞丽，穿梭在姐告玉城、瑞丽珠宝街的人群中间，通过向商城里的中国珠宝商人兜售缅甸原石谋取薄利。在她的记忆里，瑞丽居民好像永远都很忙碌，“比起家乡（曼德勒），这座城市从天亮到天黑都很热闹。”

2017年起，直播带货逐渐在瑞丽兴起。字节跳动集团与翡翠王朝公司合作共建的“多宝之城”直播基地，自2019年10月试运行至2020年11月底，销售总额近55亿元；而中国市场学会与阿里研究院发布的《直播电商区域发展指数研究报告》显示，2020年，瑞丽珠宝直播交易额达102亿元。

姐告口岸的“大国门”，12月下旬，国门仍未开放。图片：程大发摄

姐告玉城直播基地、德龙夜市、多宝之城直播基地彻底将瑞丽变成一座“不夜之城”。直播摊位上，电脑、补光灯和喧哗交错的人声彻夜不息。偶尔，瑞丽的夜空会突然被烟火照亮。那是赌石的主播在为他的石头讨彩头，他和买下玉石的货主都期待着一刀变富，“一刀走上土豪路”。

大学毕业以后，王菊回到瑞丽，也成为了一名玉石主播。她皮肤白、微胖、头发微卷，不是典型的东南亚人长相，直播间里经常有人问她：你真的是缅甸人吗？这玉石不是假的吧？

她总是咧嘴大笑，圆眼眯成一条缝，然后用缅语回答：“是的呀，我就是缅甸人。只不过喜欢中国，很小就来到了中国。”她的玉石直播跟常见的不同，没有雇佣缅甸人的砍价表演、也没有扯着嗓子的嘶吼。她尽力在醒着的时候都开直播，用真诚、勤勉，以及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玉石知识来打动人。

下播后，王菊会来到江边广场吃东西。依靠附近玉石交易市场的人流，江边广场也变成了瑞丽人流量最大的小吃集散地之一。白天，这里有缅甸人卖的甩粑粑和泡鲁达，傣族人卖的撒撇，还有本地小吃泡鸡脚；晚上这里有烟熏火燎的烧烤配腌菜膏、烤饭团和烧粑粑。

她最喜欢在铁皮的简易房里点完小吃后，安静坐在路边等待的时刻，近处是粗壮的榕树、奔流的瑞丽江，江对岸是姐告口岸，再往东，国门之外就是她的故乡。

瑞丽的大榕树。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疫情下的"财富"故事

玉石生意能有多赚钱呢？江西人春华分享了一个她同乡的故事。

同乡于上世纪90年代从江西来到瑞丽，千禧年后，开始在瑞丽和广州两地做玉石生意。到2020年，同乡靠着买卖玉石赚的钱，在瑞丽买了9间公寓、在广州买了2套别墅，还买了5辆好车，给三个儿女买了店面。

同乡的故事真假难辨，但在云南，在21世纪早期入局、靠玉石起家的人比比皆是。王菊回忆小时候的珠宝市场：“如果你看到印度人或者缅甸人，背着一个旧旧的单肩包，神情警惕，你走路尽量离他远一点，骑电动车经过一定不要突然加速。因为他的包里的一般都有翡翠、珠宝，少则值几万，多则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、上千万。”

从瑞丽到芒市、盈江、腾冲、保山，边境线上充斥着大大小小的财富传奇。春华和丈夫也是被这样的财富故事吸引，在2020年来到瑞丽。

此前，春华在宁波的菜市场做了近20年的批发生意。卖菜的时候，春华每天凌晨3点就要起床，开着货车去城郊，到田间地头收购农民的蔬菜。装满车后，在早上8点前赶到蔬菜批发市场，等待买家上门。倒腾一天，她和丈夫能赚几百块钱。

60岁那年，春华决定离开宁波。卖菜的生意太累，她年纪大了，想换一个行当。于是，她和丈夫从积蓄中拿出30多万买了玉石，又每个月花1200元，在瑞丽的德龙夜市租了一个4米长的摊位。

“多宝之城”直播基地里的摊位，当地人称为“米柜”。图片：程大发摄

新生意开张不到2个月，瑞丽就迎来了第一次封城。之后每次解封，春华都感觉德龙夜市上的商家和买主少了一些。在她隔壁摊位的广西女孩，每次听到有确诊病例的风声，就第一时间开车北上，跑到腾冲避风头。2年里，女孩离开了5次，又第6次回来。

春华也想过离开。很多做玉石的同行都跑到了广东摆摊，在佛山平洲和肇庆四会，也有主打成品交易的玉石市场。但她打听了一下，在广东，市场摊位的租金和房租都是瑞丽的2倍以上，“而且疫情嘛，哪里没有？今天这里、明天又是那里。我们年纪大了，不折腾了。”春华说，她和丈夫留了下来。

2021年10月，曾挂职瑞丽副市长的戴荣里发文呼吁“救救（瑞丽）这座英雄的城市”引发社会关注，随后，瑞丽市政府宣布采取强化社会民生保障方面的措施，比如银行为68户企业宽限还款期限等。姐告玉城、德龙市场等瑞丽玉石交易市场也相继宣布，至市场复工复产时，减免市场内各商家的租金。

许多本地房东也减免了租客房租，春华的房租从每个月700元降到了每个月400元。现在回看，春华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更明智的。这两年虽然没赚到钱，但比起跑到广东的同行来说，她也没亏更多。

春华依然保持着卖菜时的勤勉。在德龙夜市，春华和丈夫总是来得最早、总得最晚的那批人之一。虽然她卖的是低端玉石，一支手镯50元，成本不高、利润也不高，但每次解封，一头银发的她总会准时出现夜市里。

边境线上

从地图上看，瑞丽是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，三面毗邻缅甸。瑞丽市长尚腊边曾公开介绍：“瑞丽全市68%的人口相当于抵边居住。”

在瑞丽西南约11公里处，甚至有一个著名景点“一寨两国”。在这里，中缅边境的71号界碑就矗立寨中，国境线将傣族村寨一分为二，属于中国的一侧称“银井村”，属于缅甸的一侧称“芒秀村”。疫情前，中国游客站在银井村的简易铁网前，就能买到一个来自缅甸的菠萝。

生长在“一寨两国”附近的异木棉。图片：程大发摄

绵延169.8公里的边境线给瑞丽带来了发展机遇，也给瑞丽带来了巨大的防疫压力。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一篇研究报告表明：在传染病输入上，瑞丽口岸是中国91个沿边开放口岸中仅有的高风险口岸，且风险显著高于其他口岸。

国境线犬牙交错，对于中缅边民来说，可以越过国境的方式也五花八门。可以翻山路；也可以走水路，有些地方游过去、有些地方趟着齐膝深的水就过去了；还可以从田埂间走过去。

边境线上的居民都经历过，疫情期间，封控中的边境村舍围墙两侧，突然就冒出一条简陋的地下通道；白天刚拉上的铁丝网，夜里就被人剪断了；民警遣返非法滞留的缅籍人员，遣返的警车还没到瑞丽，被遣返的人已经回来了。

2021年7月，央视网盘点了瑞丽发生的较大规模疫情，发现“三次疫情均与缅甸有关”。更早一些，当年3月发生疫情时，新华每日电讯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：是否意味着当地“外防输入”仍有漏洞未堵住？

据瑞丽市政府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，为了堵住漏洞，瑞丽累计投入疫情防控资金3.66亿元，设置封控点605个，建成边境临时防疫设施197公里。

如今，长长的边境线都被近10米高的阻拦设施隔开了。田间地头围上了铁皮围栏；国门处的所有树木都已被砍掉，下水道、涵洞等也灌水泥堵死，容易翻越的地方加固了一层又一层带电铁丝网；为防偷渡者挖地道入境，有的地段还从铁丝网向地下打了1.5米左右深的钢条。

与偷渡者一起被截断的，还有曾经繁荣的边境贸易。

缅甸的西瓜、甘蔗进不来，芒市的香蕉、胡萝卜、火龙果也运不出去。本应是收获的季节，大量的作物却烂在地里。陈林记得，2021年，平时2-3块钱一斤的香蕉，价格掉到1块钱一斤也没人买；收成好的时候，玉米能卖6000元一吨，那年一吨却只卖得起1500元。

对玉石市场也是震荡。瑞丽毛料市场最大的竞争力在于靠近产区，新鲜的原石能源源不断流入。国门关闭后，玉石运不进来，市场上来来回回流转的都是“老货”。直播的成交量下降，但经营直播账号所需要的人力、财力成本却没有改变，一些中、小主播渐渐放弃玉石，离开了瑞丽。

胞波之城

12月下旬，瑞丽街道上喜湿、喜暖的棕榈科植物绿意盎然，异木棉、三角梅、火焰兰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盛开。

冬日上午10点多，只有薄雾笼罩着仍未开放的“一寨两国”。一位包着粉色头巾的年轻女人，骑着电动车来到银井国门前。她在国门前停下，打完一个电话，就怔怔地望着对面，被铁丝网和铁门隔开的缅甸街道。

很快，对面街道上来了另一辆电动车，是一个中年妇女领着一个小女孩。小女孩跳下电动车，冲着这头的女人用力招手。隔着封闭的铁门，她们大声地用缅语交流了几分钟，随后小女孩挥手告别，电动车消失在了缅甸的街道上。

年轻女人说，那是她的妈妈和女儿。因为疫情封控，她被留在瑞丽。这两年里，女儿从只会叫“妈妈”长到了能说会道、开始上学的年纪。而她缺席了女儿的成长。尽管可以用手机视频通话，但她还是经常会跑到国门边，远远地跟孩子说说话，因为“这样我们的距离能更近一点。”她说。

“一寨两国”村寨附近的口岸。图片：程大发摄

这样的分离并不是孤例。4年前，瑞丽人张诚和缅甸人王菊结婚，婚后留在王菊家乡曼德勒经营木材厂。3年前，他们的女儿出生，随后新冠疫情开始、国门关闭。他3年没能回家乡，母亲也从未亲手抱过自己的孙女。

在瑞丽，到处都可以看到“胞波之城”的标语。“胞波”意为同胞、兄弟，是对中缅两国深度交流和友好情谊的称谓。据瑞丽市政府官网数据，2019年上半年，姐告口岸出入境旅客超835万人次，其中缅甸籍占91.35%。

“瑞丽的劳务市场里，90%以上都是缅甸人。”陈林说，他曾经开过一个小餐馆，在招工的时候发现，本地老板们都喜欢招缅甸工人，因为“便宜、能吃苦”。

缅甸人也更愿意来到瑞丽打工。王菊说：“比起缅甸，瑞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报酬；而比起其他城市，瑞丽好像更让人安心，因为有很多同胞。”她从小就发现，缅甸的同胞们充斥在瑞丽的理发店、小吃店、汽车修理厂等各行各业。

阿香在2015年与丈夫离婚后来到中国，靠在酒店做服务员养活两个女儿。2020年9月以后她就没回过缅甸。谈起两个女儿，眼泪就涌上她的眼眶，“（见不到她们）心很疼的。没办法，要赚钱，在中国钱更好赚一点。”她说。

12月8日，姐告大桥开放，虽然国门还没有开放，但人已经可以自由进出姐告边境贸易区。每天，姐告口岸的铁丝网前都有张望的缅甸人，他们已经2年——甚至更久没回家了。一位连续3天到姐告国门前晒太阳的缅甸“胞波”说：“每天来这里坐坐，就跟呼吸过缅甸的空气一样。”

解封以后，阿香工作的酒店连续客满。虽然每晚都要加班到11点半，但她心情愉悦。分离终于接近尾声，她现在每天都盼着国门打开，“然后就可以请假回家去啦！”

（应采访对象要求，文中均为化名）